

(上接13版)而李白与宗氏结婚时,唐玄宗尚在位上——今上亲自处死的乱臣,其声名显然不会太好,只是,唐人宽厚,未牵涉家人而已。李白似乎并不在意宗楚客的家族声誉,甚至作诗以宗氏的口吻不无炫耀:“妾家三作相,失势去西秦。犹有旧歌管,凄清闻四邻。”

此外,就像与许氏的婚姻一样,与宗氏的婚姻,同样是李白入赘——李白既不以宗楚客狼藉的声名为意,也不因赘婚的低贱为难,可能不仅在他想借宗家的余荫,更在于他一生中对贵族身份的强烈认同与艳羡。这一点,陈寅恪先生曾有论断:“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,通以事评量人品之高下。此二事,一曰婚,二曰宦。凡婚而不娶名家女,与仕而不由清望官,俱为社会所不齿。”

以李白而言,他的宦途晦暗不明,如果再不娶名家女,其社会评价与自我定位更加乏善可陈——尽管他是天下闻名的诗人。但再好的诗人,在皇帝那里,也不过娼优蓄之而已。

与宗氏结婚不久,李白又一次远行——哪怕年过五旬,他仍然好动如青年。他总是离开,总是告别,在他眼中,诗和远方才是人生第一要义。尽管他也曾写过一些怀念妻儿、思念家乡的诗,但他的整个表现却像日本学者笕久美子批评的那样:“李白身为一家之主,或作为一位丈夫,是指望不上、靠不住的;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、与家庭不相称的人。”

这一次远行,李白抵达了平生去过的最北之地:幽州(今北京)。

去幽州的目的,其说有二,都与一个叫何昌浩的人有关。何昌浩曾是一个不第秀才,李白给予过他不少照顾。这一年,何昌浩忽然从幽州捎来一封信。信中,他告诉李白,他不久前到范阳,现在已出任范阳节度使判官。何昌浩认为,李白文武全才,如果愿到边塞,肯定大有用武之地。即便无意入幕,也可边塞一游。

何昌浩的信让李白怦然心动,他不顾宗氏强烈反对,坚持要去幽州。目的之一,李白真的希望如何昌浩所云,建功边塞,曲线达成政治理想。这有他后来写给何昌浩的诗为证:

“……羞作济南生,九十诵古文。不然拂剑起,沙漠收奇勋……”;目的之二,幽州等地节度使为安禄山,其时,不少人都意识到这个深受唐玄宗宠信的胡人很可能叛乱,李白想深入他的老巢一探究竟。这,也有他写的诗为证:“……且探虎穴向沙漠,鸣鞭走马凌黄河。耻作易水别,临岐泪滂沱。”

到底哪一个目的才是李白内心的真实想法,除非起李白于地下,恐怕很难判断。我以为,很可能前一个目的是他最初的想法,后一个目的是到了幽州的所见所闻触动了他,由此产生了新想法。

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,粟特人安禄山身兼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,封东平郡王,手握重兵。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唐玄宗对他的绝对信任:曾有不少人提醒唐玄宗安禄山要谋反,唐玄宗要么斥之,要么将其发与安禄山处分。

初到范阳节度使治所幽州,李白受到了何昌浩热情款待。不过,何告诉他,安禄山到首都去了,还要一些日子才回来。接下来一段时间,在何昌浩的安排下,李白要么寻幽,要么打猎。边防军队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,他甚至开始想象自己的未来:

画角悲海月,征衣卷天霜。
挥刃斩楼兰,弯弓射贤王。
单于一平荡,种落自奔亡。
收功报天子,行歌归咸阳。

总而言之,军营的行伍生活让李白变得更加浪漫,更加富于想象力。

想象的核心,和后世词人辛弃疾差不多:“马作的卢飞快,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。”不过,辛弃疾是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,李白却只是诗人悠远而又漫无边际的梦想罢了。

并且,这种浪漫想象也很快遭到现实的迎头一棒。

这天,有一个年轻人前来拜访李白。年轻人姓崔名度。崔度乃是李白故人之子——他的父亲崔国辅,曾任礼部员外郎,与李白和杜甫都有交情。崔度屡试不第,几年前从军,在安禄山手下做一名中下级军官。从李白不久后写给崔度的诗及其他几首诗可以揣测,崔度告诉李白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:安禄山即将谋反——这消息天下传闻已久,现在就快坐实了。

崔度应该还告诉李白,要他尽早离开是非之地。两人会面不久,崔度就以妻子生病为名离开幽州,他便以妻子生病为名离开幽

长风万里



北京人艺经典话剧《李白》剧照。

新华社资料片

州。在这一时期写就的《北风行》《公无渡河》等诗里,李白感叹大乱将作、兵戈将起,朝廷却无人可以依托:“黄河捧土尚可塞,北风雨雪恨难裁。”

离开幽州后,李白去了长安,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,也是最后一次去长安。不过,也有学者认为他只去过两次。去长安的目的,是向朝廷报告安禄山行将谋反,提醒朝廷早做准备。

到了长安,一个消息令他瞠目结舌:在这之前,曾有来自幽燕的正义之士到长安揭发安禄山,却几乎无一例外被唐玄宗下令,将其押回幽州,

由安禄山处理。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:处死还算有人性的,有人竟然被剥皮。

尽管李白常常为江山社稷担忧,一辈子渴望为君王效力,但在如此是非不分的君王面前,他也只有离开。归根到底,江山是别人的,只有生命才是自己的。

三次离开长安,第一次是失望,第二次是怅然,第三次是绝望。时近暮春,长安城外,李白登高远眺,但见苍榛蔽丘、绿草掩谷,他感叹,凤凰没有栖身之地,乌鸦却呼朋引类。时局如此,唯有穷途一哭:

倚剑登高台,悠悠送春目。
苍榛蔽层丘,琼草隐深谷。
凤鸟鸣西海,欲集无珍木。
鸞斯得所居,蒿下盈万族。
晋风日已颓,穷途方恸哭。

南方:

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

北方黑云压城,李白决定逃往南方,温暖明媚的南方。

老人的李白带着一身疲惫与忧伤来了。我猜测,进入老年后的李白心中的冲动一如年轻时代,年轻时他常为到底该选择儒家还是道家而矛盾,到了晚年,现实的无情与酒后的壮烈则成为一对矛盾。它们纠结于胸,是一些用最烈的酒也无法稀释的块垒。

扬州,这座早年时曾在此散尽千金,留下诸多美好回忆的城市,此刻重又走进那熟悉的长街短巷,已经年过五旬的李白岂能没有一些若隐若现的感伤吗?人类都是感性的动物,而诗人犹胜于常人,感伤简直就是他们的职业病。昔年来扬州,李白风华正茂;今日再临扬州,李白垂垂老矣。

昔年来扬州,远大理想像扬州城外浩荡的春风吹拂得人骨头酥麻;今日再

临扬州,一切荣华富贵的梦基本全部破碎,如同草间的露珠,日头一照,无影无踪了。昔年来扬州,富家子弟李白腰缠万贯,挥金如土,不到一年的江南之行,竟然花费三十万金;今日再临扬州,贫病无告的李白常常为酒钱发愁……这就是李白的扬州,也是李白的人生。星河斗转,世事炎凉,纵有春风十里扬州路,又怎能涤尽满腔忧愁与不合时宜?

如果不是安史之乱,很有可能,李白会在宣城及周边停留得更久——很明显,他喜爱这个山不高而秀、水不深而幽的地方。自然风景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这里还有像汪伦这样的铁粉,以及他本人的偶像。

李白的偶像在宣城留下了一座楼——准确地说,是楼的遗址;然后,后人在遗址所在地,用不断地重建来抵挡时光的销蚀和战火的摧毁。

楼并不高,只有上下两层,位于宣城市区一座略微突起的小山上。在李白来到宣城之前两百多年,李白的偶像做过宣城太守,世称谢宣城。他的名字叫谢朓。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山水诗人之一,他与其本家谢灵运并称大小谢,谢灵运是大谢,他是小谢。

地方史料说,汪伦是泾县的一个财主,也是饱读诗书的名士。和魏万对李白的敬仰一样,汪伦也想结识李白。为此,他给李白写了一封信,信上说:“先生好游乎?此地有十里桃花。先生好饮乎?此地有万家酒店。”——看来汪伦对李白的性情摸得十分清楚,天底下大概再也没有比他更爱出游、更爱喝酒的人了,其他一概不谈,只以美景和美酒来诱惑他就够了。

十里桃花、万家酒店果然吸引了李白,他乘兴前往泾县。等到和汪伦见了面,汪伦告诉他,“桃花者,潭水名也,并无桃花;万家者,店主人性万也,并无万家酒店。”这种情形有点形同欺骗,只是骗得很风雅。李白很配合地没有恼怒,他已经从汪伦的“欺骗”中读出了人世间难得的一

别险要,难以攀登。另一种来自后天的人文加持,比如佛教之于五台山,道教之于武当山。

敬亭山属于后一种。不过,这座海拔只有三百多米的小山(与西部的极高山峰相比,还不如其零头),之所以跻身天下名山行列,不是因为宗教,而是因为诗歌。

说敬亭山是诗歌之山,一点不算夸张。除了李白的偶像谢朓外,为敬亭山写过诗的还有王维、孟浩然、白居易、杜牧、韩愈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韦应物、陆龟蒙、苏东坡和梅尧臣等。

当然,所有关于敬亭山的诗作中,最广为人知的无疑是出自李白之手。这首只有20个字的五绝,谁都能读得懂,谁都可能读出不同的滋味:

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
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

曲终:

大鹏飞台振八裔 中天摧台力不济

出于对宣城的热爱,李白在初到宣城之后两年,也就是55岁时,又经金陵而来。如果不是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,很可能,李白会一直生活在宣城——和来往的官员、文人喝喝酒、游游山、写写诗,顺便在诗里发发牢骚,感叹襟抱未开。但是,安史之乱爆发了,唐朝也由盛转衰,由治而乱。

李白也跨了毕生最令人错愕的一趟浑水。

安禄山的叛军自幽州南下,一路摧枯拉朽,洛阳和长安两大都城先后陷落,唐玄宗仓皇逃往李白的老家四川。李白也深知宣城不可再居,他先在杭州暂住了几个月,复觉杭州亦不安全,于是一路向西,避乱于长江之滨的庐山。

庐山也是李白的旧游之地。首次到庐山时他才25岁,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壮游。他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震惊,留下了妇孺皆知的《望庐山瀑布》。人生易老,转眼之间,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已是白发萧疏的垂垂老人。

庐山属于山崖陡峭的断层山,如果从足够高的高空鸟瞰,你会发现,庐山呈椭圆形,近两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峰,构成了长约25公里、宽约10公里的山体。五老峰位于庐山东南部,山的顶部被垭口所断,分成了五座相连的山峰,远远望去,像五个席地而坐的老人,人们形象地把它命名为五老峰。年轻时游庐山,李白既为瀑布写诗,也为五老峰流连。诗中,他表示希望结庐五老峰:“九江秀色可揽结,吾将此地巢云松。”可以肯定地说,一个渴望辅佐君王、志在天下的青年,在诗里表示要归隐,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。只是,那时的李白恐怕万万没想到,30年后,他真的将在一事无成中隐居到庐山的云松下。——根据李白的诗可知,他的隐居之地在五老峰下的屏风叠。

自晋朝以来,桃花潭所在的泾县便属于它东北面的宣城管辖。从桃花潭到宣城不足一百公里,沿途都是青山绿水,茂林修竹,村落人家,如一首婉约的绝句,虽无振聋发聩之音,却有耳目一新之感。

如果不是安史之乱,很有可能,李白会在宣城及周边停留得更久——很明显,他喜爱这个山不高而秀、水不深而幽的地方。自然风景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这里还有像汪伦这样的铁粉,以及他本人的偶像。

此前,唐玄宗逃往蜀中时,自知无力平叛,于是令太子李亨留下。李亨到达灵武后,即皇帝位,遥尊玄宗为太上皇。这是天宝十五年(公元756年)七月十三的事。时过三天——玄宗应该还不知道李亨已即位,采纳房琯的建议,实行诸王分镇——事实证明,这是一个导致皇室内乱的馊主意。

诸王分镇的具体操作方法是,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,领朔方、河东、河北、平卢节度使,南取长安、洛阳;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、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西路节度使;盛王李璿充广陵大都督,领江南东路及淮南、河南等路节度使;丰王李珙充武威都督,仍领河西、陇右、安西、北庭等路节度使。四王之中,太子李亨本在北方统兵,而盛王和丰王并不出阁,只是遥领,事实上真正外放的,只有永王李璘。并且,唐玄宗授予他自行辟置官属、筹措粮草的特权,这就给了永王偷窥神器的机会。

《资治通鉴》称:“璘领四道节度都使,镇江陵。时江、淮租赋山积于江陵,璘召募勇士数万人,日费巨万。璘生长深宫,不更人事……以为今天下大乱,惟南方富,璘握四道兵,封疆数千里,宜据金陵,保有江表,如东晋故事。”

永王欲分裂天下,划江而治,不得人心,其时大多数人都已看出来,并采取避而远之的不合作。如江陵史李岘见永王不遵从唐肃宗要求他归

觐于蜀的指令,知其早晚必有大祸,立即称疾辞职赴行在。又如与李白同为“竹溪六逸”的孔巢父,当永王拥兵东进并礼请他入幕时,婉言谢绝。

令人纳闷的是,聪慧过人的李白却在众人避之不及的情况下,欣然接受了永王礼聘,成为唯一一位替永王站台的“全国知名”人物。这不能完全用政治上幼稚来解释——他再没有政治智慧,毕竟多年来与无数王公将相甚至皇帝打过交道,耳濡目染,所历所经,恐怕非孔巢父所能比。甚至,就连他的夫人宗氏也看出其间的风险,并力阻他下山,他却欢天喜地下了庐山投入永王幕中,并写诗歌颂永王:“我王楼舰轻秦汉,却似文皇欲渡江。”

很显然,这仅仅因为渴求政治出路,一生都在下意识扮演管仲、乐毅、诸葛亮的李白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,尤其是此时的他已年过半百,年华所余无几,政治抱负却完全没有施展。现在,永王派部下三顾茅庐,他自觉不可多得的机会已然来临,因之踌躇满志,进而以谢安自居:“安用东山谢安石,为君谈笑静胡沙。”

后来的结果广为人知:至德元年(公元756年)腊月,永王率军顺江而下,不到两个月就兵败丹阳并身死。至于踌躇满志的李白,也因投身永王而下狱。值得一提的是,负责平定永王叛乱的唐政府主要官员,便是当年与李白和杜甫一起豪饮壮游的高适。李白下狱后,托人把一首诗送交高适,希望他出手相救。李白的妻子宗氏,也出面去找高适。但是,高适既没有回李白的诗,也没有见宗氏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,后来杜甫流落蜀中,同在蜀中的高适给予杜甫不少照顾。

旧友对李白的呼救不置一词,验证了杜甫在诗里道出的李白在永王兵败后面临的险境:“世人皆欲杀”——的确,刚刚承受了安史之乱痛苦的人们,对永王企图割据的反叛行为深恶痛绝,而李白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,竟然追随永王,并为他鼓吹,自然罪该万死——只有敦厚的杜甫才会怜其才而担心他遭遇不测。

幸好,在宋若思和崔涣等人的帮助下,李白的性命总算保住,最终的处理是流放夜郎。更幸运的是,因为遍及天下的诗名,他长达一年的从浔阳前往夜郎的流放之路,竟相当于边走边游的自助旅行,沿途照例有朋友或粉丝为他置酒设宴。一年后,他走到奉节,朝廷大赦令传来。于是乎,他立即买舟东下,在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喜悦中获得自由。东下之后,李白由江夏而至岳州,浮沉湘、游零陵——与此同时,一直为李白担忧的杜甫正在经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:“奈何迫物累,一岁四行役。”他由洛阳而华州,由华州而秦州,由秦州而同谷,由同谷而成都。最绝望时,全家面临冻饿之虞,不得不在风雪天里跟随一个养猴子的老人上山挖黄精糊口。

温暖的南方,山明水丽,劫后余生的李白享受着美酒与美景的安慰。三年后,像一只躲在僻静处舔好了伤口的小兽,年过六旬的李白又一次(也是最后一次)希望在政治上崛起:李白想去投奔李光弼——李光弼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人物,以功进封临淮郡王。不想,走到半路,年事已高的李白病了。他只好悻悻而返,经金陵而至当涂。当涂是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县,今天属于马鞍山,唐代属宣城。李白的族叔李阳冰是当涂县令,他成为暮年李白的主要依靠对象。有了族叔,至少衣食无忧。

在当涂,李白病重时,向李阳冰交代后事,并将草稿托付给他,希望他在自己去世后编定诗集并作序。李阳冰一一应允。

次年春,李白的病神奇地好转了一些——其实就是回光返照。他最后一次出游,目的地是当涂南边的宣城。在宣城起伏的山峦间,他又一次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。春阳下灿烂的杜鹃花,让他想起了与它同名的鸟儿,也想起了故乡四川。

杜鹃花转瞬即谢,如同春天眨眼而过。63岁的李白走到了人生尽头。

唐代宗广德元年(公元763年),安史之乱终于画上了句号,吐蕃却侵入长安,即位不久的唐代宗只得逃往陕州。

(下转15版)